

收稿日期:2025-05-21

家庭累积风险对单亲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研究

陆 芳, 翟友华

(盐城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采用问卷法对1314名中小學生进行调查,以探讨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多、积极心理资本更少、学习投入水平更低;(2)单亲儿童面临的家庭风险更多,其中面临父母学历低、参与少、情感虐待与忽视多,以及经济困难的人数占比显著更高;(3)家庭累积风险能正向预测单亲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负向预测他们的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与单亲儿童心理发展之间呈线性关系。为有效防范家庭累积风险以叠加方式对单亲儿童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提出以下建议:学校要开设绿色通道,全方位呵护单亲儿童;单亲父母要合力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积极改进养育行为;政府和社会要进一步完善家庭支持体系。

关键词:家庭累积风险;单亲儿童;心理健康;积极心理资本;学习投入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4-0001-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农村离异家庭亲子沟通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调查研究”(D/2021/01/160)。

作者简介:陆芳(1971—),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研究;翟友华(1995—),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4.040

一、问题提出

2023年11月民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一些困境儿童受成长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面临心理健康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关心关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困境儿童界定为由于儿童自身、家庭和外界等原因陷入困境,需要予以帮助或保障的儿童。尽管目前探讨困境儿童心理发展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大多集中于对留守、流动儿童的研究,对单亲儿童的分析,特别是实证调查,相对较少。

单亲家庭是指只有父亲(母亲)一方与其未婚、年龄在18周岁以下、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

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1],主要包括丧偶式、离婚式、未婚式和分居式四种类型。民政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全国离婚率连续16年上涨,以江苏省为例,2020、2021和2022年离婚夫妻更是达到了27万对、13.5万对和20.9万对,较高的离婚率成为单亲家庭、单亲儿童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尽管国家通过多种举措保障单亲家庭的权益,但单亲父母仍然会因为独自抚养孩子而产生更多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单亲儿童由此面临着更多的发展风险。儿童发展的风险因素指的是任何可能导致儿童不良发展或增加儿童不良发展后果概率的个人或环境因素^[2]。生物生态学理论提出,个体的发展是在与他人、物体和符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完成的,其中家庭内部的各种互动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儿童发展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3]。家庭经济压力、夫妻冲突不断、家庭结构失衡、父母关爱缺乏等风险或不利因素,都可能显著降低儿童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威胁他们的健康成长^[4-5]。父母因素(如产前吸烟)、家庭结构(如破碎家庭),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不安全依恋、低水平的父母关怀、严厉或不一致的父母教养方式、童年期虐待和忽视经历)等家庭因素,在个体精神病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

早期研究较多关注单一的家庭风险因素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但事实上,儿童生活在由微观到宏观多个子系统层层嵌套、动态交互的生态环境中,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共同促进或抑制个体行为的产生和延续^[3]。累积风险模型认为,儿童仅仅经历单一的风险并不一定导致不良的发展结果,但如果同时经历多种风险,其不良发展结果的概率将大大增加,而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往往具有协同发生性,相较于考察单一风险,考察儿童面临不同类别风险的总数对其发展的影响更具实践指导意义^[7-8]。因此,本研究基于生物生态学理论和累积风险模型探讨单亲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与家庭累积风险的关系,以期更好地指导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呵护单亲儿童健康成长。

二、文献综述

(一)单亲家庭中的风险因素研究

养育方式是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观念、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现,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正常家庭与离异家庭中母亲的养育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离异家庭中母亲教养质量不仅整体低于完整家庭,而且她们更少采用情感温暖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9]。父职或母职角色的缺失使单亲家庭相对更难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质量显著低于完整家庭^[10]。同时,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还会比完整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亲子沟通问题,如沟通模式固化、话题表象化、情绪波动大、双方缺乏一定程度共情力与耐心^[11]。尤其在青春期前后,青少年思维能力快速发展、自主需求和自我主张迅速增多,与其单亲父母更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产生更多的沟通问题。不少学者提出^[12-13],单亲家庭的亲子关系、情感和思想表达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交流匮乏、沟通不畅的情况:子女因担心让单亲父母失望而难以表露真实自我,单亲父母则因心态不够稳定而无法维持理性平和的交流。无论是养育方式不当、亲子关系不良还是亲子沟通不畅,这些家庭中的风险因素都可能造成单亲儿童更多的情绪困扰和行为偏差。

(二)单亲儿童的心理发展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因面临相对较少的强制约束、相对较多的成人心理失衡、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等问题,容易陷入发展困境,表现出各种适应不良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单亲家庭研究,大多通过对比单亲家庭和完整家庭儿童的发展状

况,考察单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单亲儿童在学习成绩、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发展显著低于完整家庭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显著更高,表现出更多的自尊、抑郁、焦虑、自杀倾向、反社会行为等方面问题^[14-15]。经历过父母离婚或离婚后家庭重组的子女,更可能较早结束学业、放弃追求更高的学历,过早发生性行为、过早结婚,成年后所获取的职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相对更低^[16]。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家庭中发生的父母关系变故对儿童青少年的当下和未来发展都极有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存在的内在作用机制,已成为学者们越来越热衷探讨的问题。例如有研究发现,由于长期缺少父母一方的照顾、关爱和支持,单亲儿童的相对剥夺感显著高于双亲家庭儿童,而这种相对剥夺感与心理适应存在循环作用关系,即前期的相对剥夺感会导致后来的心理适应不良,进而影响之后的相对剥夺感^[17]。

为考察单亲儿童整体的心理发展水平、面临的累积风险状况,探讨累积风险对单亲儿童发展的作用模式,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的整体心理发展水平显著更低。

假设2: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面临的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更多。

假设3: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家庭累积风险能显著负向预测单亲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江苏某地四所学校五至九年级学生为问卷调查对象。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采用不记名方式集中填写,现场发放1479份问卷,施测时间约为20~30分钟。排除问题问卷135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共1344份,来自1193名完整家庭儿童(88.77%)、121名单亲家庭儿童(9%)、30名其他家庭结构儿童(2.23%)。前两者为本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共1314名儿童,包括:男生714人(54.34%),女生600人(45.66%);小学518人(39.42%),初中796人(60.58%)。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累积风险因素的测量

本研究中对家庭累积风险因素的测量,主要涉及风险因素的选择、测量方式和编码方式三个方面。参考以往文献,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风险(完整、单亲和其他)、家庭资源风险(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和家庭氛围风险(情感虐待与忽视、父母参与和过度保护)三个方面^[18]。由于本研究对单亲和完整家庭进行差异比较,家庭结构不再计入风险指数,而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参与、父母过度保护指标均分别计算父亲和母亲的风险情况,因此共包括8个风险指标。风险指标及各自测量方法是:(1)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了解父母学历获知。(2)家庭经济贫困。采用王建平等修订的《家庭经济压力量表》^[19]进行测量,共4题,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经济越困难,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0.81,分半信度系数为0.75。(3)情感虐待与忽视。采用赵幸福等修订的《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20],选择其中的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分量表,共10题,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父母的虐待或忽视行为越多,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0.89,分半信度系数为0.63。(4)父母参与。采用Grolnick等人编制了《对父母的感知问卷》^[21],测量子女对父母参与程度和支持程度的感知,共10题,5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父亲和母亲的参与程度越高,问卷克

伦巴赫 α 系数 0.85,分半信度系数为 0.75。(5)父母过度保护。采用我国学者蒋奖等人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22],选择其中的过度保护维度,包含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共 8 题,4 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被试的父亲和母亲越倾向于采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 0.83,分半信度系数为 0.68。评估各种风险因素协同发生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采用二分编码(有风险=1,无风险=0),所有风险因素的得分之和就是累积风险指数^[23]。具体编码规则为:对于父母学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被编码为“有风险”;对于家庭经济贫困、情感虐待与忽视、父母过度保护等连续变量,得分高于或等于第 75 百分位数被视为有风险,其余无风险;对于父母参与变量,则以得分低于或等于第 25 百分位数编码为有风险,其余无风险。

2. 儿童心理发展指标的测量

主要从心理健康、学习投入和心理资本三个方面,考察单亲儿童的整体心理发展状况:(1)采用 Derogati 修订的《简明症状量表》^[24],测量躯体化、抑郁和焦虑三个方面的心理问题,共 18 题,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问题越严重。总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 0.94,分半信度系数为 0.90。(2)采用 Schaufeli 等人编制、方来坛等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25]来测量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共有 17 题,7 级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学习投入水平越高。总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 0.97,分半信度系数为 0.94。(3)采用张阔等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26],测量心理资本的 4 个因子,即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共 26 题,5 级计分。分数越高说明拥有越多心理资本。总问卷克伦巴赫 α 系数 0.93,分半信度系数为 0.87。

(三)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3.0 对数据进行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纳入累积家庭风险、积极心理资本、学习投入和心理健康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0.92%,小于 40%的临界值,可以判断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完整家庭与单亲家庭儿童心理发展水平比较

以心理健康、心理资本和学习投入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指标,分析单亲家庭和完整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在心理发展水平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无论是心理健康,还是学习投入和心理资本,单亲儿童的发展都相对较差。具体表现为,单亲儿童的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希望和乐观等积极品质显著低于完整家庭儿童($p<0.01$);躯体化、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显著更多($p<0.05$);在学习行为方面,单亲儿童的学习投入行为显著更少($p<0.01$),学习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面对困难时更容易放弃,更加难以意识到学习具有的积极意义。

(三)完整家庭与单亲家庭儿童的家庭累积风险比较

对经历 0—8 种家庭风险因素的儿童比例进行统计(表 1)。结果显示:第一,家庭累积风险数量的差异。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的家庭累积风险平均得分显著更高($p<0.001$)。第二,不同类别风险人数的分布差异。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除父亲和母亲过度保护没有呈现显

著差异,单亲家庭中面临父母学历更低的风险、父母参与更少的风险、情感虐待与忽视更多的风险以及经济困难风险的儿童人数占比均显著更高。其中,没有上述任何一种风险的完整家庭儿童和单亲儿童占比分别为 31.9%和 12.4%,同时经历 4 种及以上风险的完整家庭儿童和单亲儿童占比分别为 19.8%、43%。总体上,单亲家庭累积风险($M\pm SD=3.06\pm 1.96$)显著高于完整家庭($M\pm SD=1.92\pm 1.83$), $t=-6.48$ 。

表 1 完整家庭与单亲家庭累积风险各类别情况比较($n=1\,314$)

风险类别	完整家庭存在该风险儿童 ($n=1\,193$)			单亲家庭存在该风险儿童 ($n=121$)			统计值		
父亲学历	334(27.9%)			46(38.0%)			5.36*		
母亲学历	409(34.2%)			56(46.2%)			6.91**		
家庭经济困难	281(23.5%)			57(47.1%)			31.89***		
情感虐待与忽视	286(23.9%)			51(42.1%)			19.03***		
父亲参与	211(17.6%)			51(42.1%)			41.18***		
母亲参与	189(15.8%)			45(37.1%)			34.20***		
父亲过度保护	299(25.0%)			35(28.9%)			0.86		
母亲过度保护	283(23.7%)			30(24.7%)			0.07		
累积风险均值($M\pm SD$)	1.92±1.83			3.06±1.96			-6.48***		
累积风险指数	0	1	2	3	4	5	6	7	8
完整家庭比例(%)	31.9	14.7	19.9	13.7	8.9	6.4	3.4	0.8	0.4
单亲家庭比例(%)	12.4	11.6	16.5	16.5	18.2	14.9	5.0	4.1	0.8

注: * $p<0.05$, ** $p<0.01$, *** $p<0.001$ 。

(四)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分析

对性别、学段、家庭累积风险指数、心理健康、学习投入和心理资本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相关分析发现,家庭累积风险、心理健康、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两两显著相关,且学段与学习投入、积极心理资本显著相关,性别与其他所有变量的相关均不显著。具体而言,家庭累积风险越高的单亲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学习投入行为越少、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低。

表 2 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发展结果的相关关系($n_{\text{单亲}}=121$)

	1	2	3	4	5	6
1 性别						
2 学段	-0.13	1				
3 家庭累积风险	0.13	0.15	1			
4 心理健康	0.02	0.16	0.32**	1		
5 学习投入	-0.05	-0.28**	-0.51**	-0.34**	1	
6 心理资本	-0.06	-0.20*	-0.39**	-0.45**	0.67**	1
M	1.43	1.61	3.06	1.54	4.56	3.43
SD	0.49	0.48	1.96	0.83	1.65	0.72

注:性别、学段均为虚拟变量,其中男生=1,女生=2;小学=1,初中=2。

控制单亲儿童的学段等人口学变量后,对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各种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了解家庭累积风险是否会导致单亲儿童出现更多消极发展结果。为确定两者是否

为线性关系,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逐步进入人口学变量(学段)、家庭累积风险指数(一次项)和家庭累积风险指数(二次项)。二次项系数若不显著,则为线性模式。结果见表3。

表3 家庭累积风险对单亲儿童心理发展结果的回归分析(*n* 单亲=121)

因变量		第一步	学段	第二步	家庭累积风险 (一次项)	第三步	家庭累积风险 (二次项)
心理问题	<i>R</i> ²	0.04		0.14		0.14	
	ΔR^2	0.02		0.11		0.10	
	<i>F</i>	1.96		2.98		3.80	
	β		0.16		0.35**		-0.10
	95% <i>CI</i>		[-0.03,0.60]		[0.06,0.23]		[-0.04,0.02]
学习投入	<i>R</i> ²	0.12		0.31		0.31	
	ΔR^2	0.10		0.29		0.28	
	<i>F</i>	5.56		13.19		10.46	
	β		-0.24**		-0.50***		-0.01
	95% <i>CI</i>		[-1.43,-0.22]		[-0.58,-0.27]		[-0.06,0.05]
心理资本	<i>R</i> ²	0.08		0.18		0.20	
	ΔR^2	0.06		0.15		0.16	
	<i>F</i>	3.73		6.22		5.59	
	β		-0.17		-0.35**		0.43
	95% <i>CI</i>		[-0.52,0.01]		[-0.20,-0.05]		[-0.01,0.05]

由表3可见,家庭累积风险对儿童的各种发展结果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均表现为线性模式。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学段之后,家庭累积风险指数(一次项)显著正向预测单亲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负向预测单亲儿童的积极心理资本和学习投入。即家庭累积风险越多,单亲儿童的心理问题越多、积极心理资本和学习投入越少。由于家庭累积风险二次项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等结果变量之间均为线性关系。

五、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以心理健康、学习投入和心理资本等为指标对单亲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整体评估,这在以往研究中较为少见。结果发现,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表现出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相对更少,躯体化、抑郁等心理症状相对更严重的状况。这与现有不少研究的结论、观点较为一致^[14-15],即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在个性发展、学习表现、人际交往、情绪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更容易遭遇困难和挑战。同时,单亲儿童的家庭累积风险平均得分显著更高,他们的父母学历更低、参与更少、情感虐待与忽视行为更多,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单亲儿童面临更多的发展风险和心理发展困境。

本研究还证实了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发展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家庭风险的累积会以叠加的方式对单亲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当单亲儿童同时经历经济压力、不良教养方式等多种风险因素时,他们出现消极发展结果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尽管对单亲儿童发展状况的认识经历了从“严重影响说”到“有限影响说”的转变^[27],但事实上,即便家庭结构的变故并未直接导致儿童的消极发展结果,由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育压力、社会支持、养育行为和亲子关系等一系列家庭环境和家庭功能的相应改变,同样会使单亲儿童的发展面临更多威胁和风险,

这些威胁和风险与家庭结构变化一起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单亲儿童更多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单亲父母常常因忙于工作或家务,花在与孩子交谈、阅读和玩耍等发展性活动上的陪伴时间相对更少^[28],由此带来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缺失,以及情感温暖、帮助支持减少和亲子关系不良等问题,成为单亲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另一方面,打破双系抚育模式后的单亲家庭,会比完整家庭面临更多物质、精神上的困难和压力。例如,凌巧等^[29]通过对单亲家庭近两年的访谈和观察发现,单亲家庭存在着单亲父母遇事无人商量、孤军奋战的困境。身处经济困窘、支持匮乏、情感消极等多重压力之下的单亲父母往往更容易出现消极养育行为,很难及时关注到孩子的需求,也较少提供倾听、鼓励、肯定、抚慰等积极情感支持。一项有关离婚家庭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消极的养育行为比积极的养育行为更能影响孩子在父母离婚后的适应^[30]。有关单亲家庭的理论也从不同视角解释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儿童出现消极发展结果的原因:结构功能论强调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缺席削弱了他们对孩子的监督和控制;经济剥夺论关注因离婚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资源变化增加了监护人承担的责任和负担;冲突理论则认为,父母间的冲突以及冲突持续、难以解决的过程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适应和健康成长^[31]。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分析了单亲家庭结构对城乡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并重点探讨了家庭累积风险与单亲儿童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第一,单亲儿童面临更多的心理发展困境。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的心理问题更多、积极心理资本更少和学习投入水平更低。

第二,单亲儿童面临更多的家庭累积风险。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儿童的家庭累积风险数量更多,面临父母学历低、父母参与少、情感虐待与忽视多,以及经济困难等家庭风险的单亲儿童人数占比显著更高。

第三,家庭累积风险能正向预测单亲儿童的心理问题、负向预测他们的学习投入和积极心理资本,两者之间呈线性关系。累积家庭风险以叠加的方式对单亲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经历多种家庭风险将大大增加单亲儿童消极发展结果的概率。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 学校要开设绿色通道,全方位呵护单亲儿童成长。针对这类特殊易感群体,学校和教师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爱护。一要确保单亲儿童得到稳定、有效关注。一方面,制定制度和规范,引导、激励和保障班主任、教师开展常态化的家校联系工作,确保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力主动联系单亲儿童及其家长,反馈学生在校情况,激发教师和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另一方面,建立单亲家庭学生档案。以班主任为核心,密切关注单亲家庭学生在校发展状态,形成全面的学生成长和教育帮扶记录,必要时对单亲家庭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并据此做出教育调整。二要为单亲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及时掌握单亲家庭学生在家情况和家长需求,为单亲儿童发展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通过有针对性地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定期推送家庭育儿文章、组织家长经验交流等方式赋能家长,增强单亲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减少情感虐待和忽视等不当养育行为。三要为单亲家庭学生营造积极的校园支持网络。

通过加强师生交流、建立互帮互助的同伴关系、营造和谐温馨的班级氛围、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帮助单亲家庭学生构建横跨同伴、教师、班级、学校等各领域的积极资源网络,多方力量共同撑起保护伞,推动单亲儿童的积极发展。

2. 单亲家庭的父母要合力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积极改进养育行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即使婚姻解体、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父母仍然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一要构筑单亲家庭合作式抚育结构,共同履行父母职责。严防父母因夫妻关系破裂中断对孩子的养育和教育责任,通过理性协商建立以孩子健康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协同抚育儿女的合作关系,为子女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力所能及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单亲家庭的父亲和母亲还要提升家校共育意识,视学校为协同培养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家校合作活动,主动反馈、及时求助、积极配合,提高教育参与度,与学校形成真正的教育合力,努力减少家庭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二要重视不当养育行为对孩子发展的破坏性作用,提高养育质量。单亲父母不仅要了解情感虐待与忽视的表现形式及其后果,认识到父母参与和陪伴的积极意义和作用,更要主动学习如何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情感陪伴,减少不当的养育行为。高质量的陪伴应包括:(1)身心俱在。陪着≠陪伴,陪在孩子身边,父母应做到人在心在、心在情在,避免心不在焉、敷衍了事、流于形式的陪伴行为。(2)积极反馈。陪伴时要注意倾听孩子的问题和困惑,及时察觉他们的情绪变化、关心他们的情感需求,并及时给予鼓励、表扬等积极反馈。(3)共同参与。以共同阅读、游戏、运动等活动为桥梁,在交流、分享和探索中增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父母的情感虐待和忽视,增加父母对孩子各种活动的参与度。

3. 政府和社会需要进一步完善家庭支持体系,防范单亲儿童家庭风险的累积。同时存在的风险因素会大大增加单亲儿童消极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应帮助单亲家庭克服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看病医疗费用大、精神压力大以及子女教育不当等问题。一要提供法律保障。尽管2022年1月起开始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首要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父母离异后间接抚养人的家庭教育权利有名无实、法律责任体系未能对父母一方阻碍对方实施家庭教育的行为给予足够的救济等困境,给家庭教育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政策层面提高离异父母的家庭教育意识,规范其教育参与行为,明确权责划分,尤其是离异后的抚育责任。二要完善社会救助。一方面,针对经济条件较为贫困的单亲群体,在低保申请、保障房申请、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提供经济扶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提供经费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单亲家庭提供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心理咨询服务,避免各种风险的累积危害到单亲家庭的发展和单亲儿童的成长。

参考文献

- [1] 刘鸿雁. 单亲家庭研究综述[J]. 人口研究, 1998(2): 63-67.
- [2] KRAEMER H C, LOWE K K, KUPFER D J. To your health: How to understand what research tells us about risk[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BRONFENBRENNER U, EVANS G W. 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Emerging questions, theoretical models, research desig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J]. Social Development, 2000, 9(1): 115-125.
- [4] WANG Q, XIONG Y, LIU X. Family unity or money? The roles of parent-child cohes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20, 50(5): 963-974.
- [5] MOKRUE K, CHEN Y Y, ELIAS 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gender on behavior problems in urban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2, 36(2): 130-136.

- [6] 杨敏齐,王国芳,韩鹏,等.精神病态的家庭风险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8):1258-1268.
- [7] EVANS G W, LI D, WHIPPLE S S. Cumulative risk and child development[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3, 139(6): 1342-1396.
- [8] GIOVANELLI A, MONDI C F, REYNOLDS A J, et 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Mechanisms of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 longitudinal urban cohort[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20, 32(4): 1418-1439.
- [9] 郑名. 离异家庭儿童行为问题与母亲教养方式的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6(3): 38-40.
- [10] 李光程. 单亲家庭儿童亲子关系、自立行为与校园欺凌的关系[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
- [11] 张晓夕. 单亲家庭亲子沟通能力提升的小组工作干预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1.
- [12] 黄霞. 情感表达与精神健康: 一项关于单亲青少年的实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8): 76-84.
- [13] 陆芳, 翟友华. 农村单亲家庭的亲子沟通: 基于儿童特点的家庭教育指导[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6): 57-68.
- [14] 吴愈晓, 王鹏, 杜思佳.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2): 98-120.
- [15] PERALES F, JOHNSON S E, BAXTER J, et al.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hood mental disorders: new findings from Australia[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7, 52: 423-433.
- [16] KEITH V M, FINLAY B. The impact of parental divorce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arital timing, and likelihood of divorc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88, 50(3): 797-809.
- [17] 熊猛, 刘若瑾, 叶一舵. 单亲家庭儿童相对剥夺感与心理适应的循环作用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J]. 心理学报, 2021, 53(1): 67-80.
- [18] 黄鹤, 王小英, 吕博. 家庭累积风险与流动学前儿童的问题行为: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1, 19(6): 779-785.
- [19] 王建平, 李董平, 张卫. 家庭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22-32.
- [20]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等.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J]. 中国临床康复, 2005(20): 105-107.
- [21] GROLNICK W S, RYAN R M, DECI E L. Inner resources for school achievement: Motivational mediators of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1, 83(4): 508-517.
- [22]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1): 94-99.
- [23] WADE M, MADIGAN S, PLAMONDON A, et al. Cumulative psychosocial risk, parental socialization, and child cognitive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cascade model[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8, 54(6): 1038-1050.
- [24] 戴晓阳, 王孟成, 刘拓.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 3版.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49-51.
- [25] 方来坛, 时勘, 张风华. 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618-620.
- [26]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0, 8(1): 58-64.
- [27] 林洵怡, 桑标. 离异家庭儿童发展性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8, 31(1): 163-165.
- [28] FALLESEN P, GÄHLER M. Family type and parents' time with children: Longitudinal evidence for Denmark[J]. Acta Sociologica, 2020, 63(4): 361-380.
- [29] 凌巧, 王珊. 单亲家庭协同教育体系的建构: 基于 6 组单亲初中生家庭的质性研究[J]. 少年儿童研究, 2023(2): 104-111.
- [30] VAN DIJK R, VAN DER VALK I E, DEKOVIC M, et al. A meta-analysi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parent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in divorced families: Examining mediation using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20, 79, 101861.
- [31] 韩晓燕, 魏雁滨. 父母离婚影响孩子的四大理论视角: 西方文献分析[J]. 浙江学刊, 2004(1): 207-214.

The Impact of Cumulative Family Risks on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LU Fang, ZHAI Youhu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 314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mulative risks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children from intact families,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have mor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les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ower level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2)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face more family risks, with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m facing parents with low education, less involvement, more emotional abuse and neglect,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3) cumulative family risk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negatively predict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re i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risk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o preven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umulative family ris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green channel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chool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care for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Single parent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ir parenting behavior;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need to improve the family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cumulative family risks;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mental healt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learning engagement

〔责任编辑:何敏敏〕